

# 現代漢語與方言中差比句的句法結構分析<sup>\*</sup>

熊仲儒

安徽師範大學

現代漢語及其方言的差比句中存在 Target、Com(parative)、Deg(ree) 等三個功能範疇，分別實現作“比”、“是”、“過”等語音形式。Target 的 EPP 特徵決定著比較主體與比較基準的句法位置，這使得一般語序是比較主體前於比較基準，而天台話是比較基準前於比較主體；Target 的音韻特徵決定著比較基準與形容詞的句法位置，除非下層功能範疇阻止形容詞與其融合，這使得一般語序是比較基準前於形容詞，而粵語等方言是形容詞前於比較基準。

關鍵詞：差比句，功能範疇，語序，句法結構

在現代漢語及其方言中，差比句大致有兩類語序差異，一是比較基準與形容詞的語序差異，一是比較主體與比較基準的語序差異。如：一般是比較基準前於形容詞，而粵語等方言卻是形容詞前於比較基準；一般是比較主體前於比較基準，而天台話中卻是比較基準前於比較主體。本文將從生成句法學的角度考察漢語的差比句，嘗試從功能範疇的角度對漢語各種類型差比句的內部語序做出解釋。最簡方案認為語言的差異由功能範疇的形式特徵決定，這為我們的探討提供了理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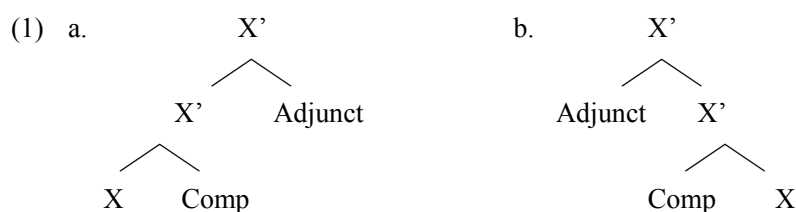
## 1. 理論背景

關於差比句，Greenberg (1963:89) 指出：“當差比句的惟一語序或語序之一是‘基準-比較標記-形容詞’時，該語言為後置詞語言；如果惟一語序是‘形容詞-比較標記-基準’時，大於偶然性的絕對優勢可能是該語言為前置詞語言。”

---

<sup>\*</sup> 本文的寫作得到安徽省社科項目“虛詞‘的’與皖西贛語中名詞短語研究”(AHSK05-06D28)的資助，修改得到《語言暨語言學》編輯部及其審稿人的賜教，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後來，Dryer (1992) 進一步將差比句的語序簡化為兩個要素：形容詞和基準。他發現 OV 型語言基本上都取“基準-形容詞”的語序，VO 型語言則一律用“形容詞-基準”語序。對此，GB 可通過參數的設定進行解釋。Chomsky & Lasnik (1993:527) 指出：“特定語言的短語結構系統在很大的程度上受限於參數的設定，這些參數決定了核心-補足語、核心-附加語、指示語-核心的次序”。在很大程度上，核心在前語言，補足語與附加語都在後；核心在後的語言，補足語與附加語都在前。可簡單圖示為：



這可參考 Li & Thompson (1981:18) 關於語序關聯 (word-order correlation) 的總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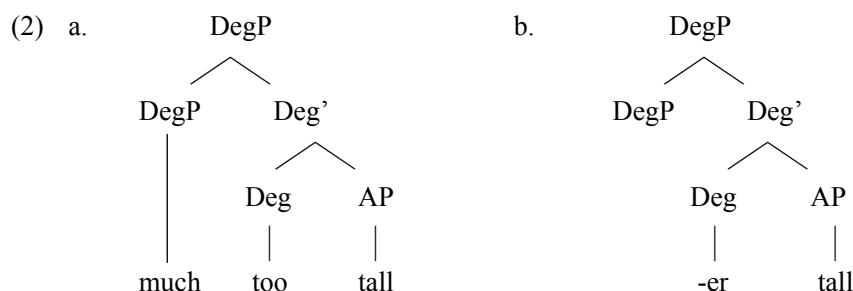
〈表 1〉

VO 語言	OV 語言
Head/Modifier	Modifier/Head
動詞/副詞	副詞/動詞
名詞/形容詞*	形容詞/名詞
名詞/關係小句	關係小句/名詞
名詞/領有者*	領有者/名詞

所以在比較句中，如果形容詞是核心，而基準是附加語的話，也是能夠遵守核心參數的。如核心在前語言，即 VO 語言或前置詞語言，採用“形容詞-基準”；核心在後語言，即 OV 語言或後置詞語言，採用“基準-形容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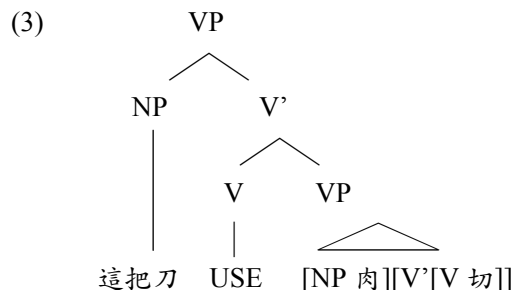
在經驗上，核心參數理論具有極大的方便，但也有一些問題。所以，Dryer (1992) 試圖用分枝方向理論 (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 取代核心-依存理論 (Head-Dependent Theory)。但對於漢語的差比句，無論哪種理論都很困難，除非接受漢語正在經歷著由 VO 型語言向 OV 型語言演變的思想 (Li & Thompson 1974, 1975)。如用早先的 VO 型解釋粵語所呈現的“形容詞-基準”，用演變而來的 OV 型解釋現代漢語所呈現的“基準-形容詞”。但這在經驗上也存在問題，

據 Sun & Givón (1985) 研究，現代漢語是典型的 SVO 語言，OV 是語篇分布很受限制的一種表示對比或強調的手段。在生成句法學界，學者們也在試圖探討參數的決定因素，如 Wexler & Manzini (1987) 提出的詞彙參數化假設 (Lexical Parameterization Hypothesis)，這一假設認為參數的值與特定的語言無關，而與語言中的特定詞項有關。Fukui (1988)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參數的值只與功能範疇有關，即“功能性範疇參數化假設” (Functional Parameterization Hypothesis)，這一看法基本為學界所接受 (Chomsky 1995)。對形容詞，Abney (1987:306) 曾採用功能範疇 Deg 進行擴展。如：



Bhatt & Pancheva (2004) 也設置了 Deg 以容納 -er，不過他們將 Deg 的最大投射 DegP 放置在 A 的指示語位置，然後將 DegP 右向嫁接於轄域位置 (scope position)，最後讓包含比較基準與比較標記的量級小句 (degree clause) 與 Deg 合併，從漢語的角度我們不打算這麼處理。

Lin (2001) 發現輕動詞這樣的功能範疇在漢語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並因此認為漢語的動詞沒有論元結構（參見他的詞彙化參數 Lexicalization Parameter）。為了解決論元的選擇，他提出“漢語句子中的論元是 VP 的指示語，由主謂關係允准”的假設。比如說“這把刀切肉”，他可以讓“切”選擇“肉”，功能範疇 USE 選擇“這把刀”，指派如下結構：



Lin 之所以這樣處理，是因為他認為漢語是一種戴維森特徵 (Davidsonian character) 的語言，即組成短語結構的句法謂詞跟組成事件結構的事件謂詞之間具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是否完全對應，本文不想探討，但如果能讓句法謂詞（功能範疇）解釋意義則最好。所以本文接受 Lin 的核心思想，用功能範疇選擇其論元，以探討現代漢語的差比句的句法結構。

## 2. 現代漢語中的差比句

### 2.1 結構構擬

“張三高”跟“張三比李四高”在語義上不同，前者既可以表示“張三絕對高”又可以表示“張三相對高”，而後者只表示“張三相對高”。為了刻畫這種語義上的差異，我們假定這種語義差異由功能範疇決定，並假定這一功能範疇為 Deg(ree)，如果成立的話，我們可以為“張三高”指派這樣兩種句法結構，(4a) 表示“張三絕對高”，(4b) 表示“張三相對高”：

- (4) a.  $[_{AP} [_{DP} \text{張三}] [_A \text{高}]]$   
 b.  $[_{DegP} [_{Deg} ] [_{AP} [_{DP} \text{張三}] [_A \text{高}]]]$

根據 Abney (1987)、Bhatt & Pancheva (2004)，Deg 表示相對量級，在英語中可實現為 -er 等，如：

- (5) a.  $is [_{AP} [_{DP} \text{Tom}] [_A \text{tall}]]$  → Tom is tall  
 b.  $is [_{DegP} [_{Deg} \text{-er} ] [_{AP} [_{DP} \text{Tom}] [_A \text{tall}]]]$  → Tom is taller

如果以上討論成立的話，“張三比李四高”也應該指派含 (4b) 的句法結構，因為它也有“張三相對高”的語義。為引進“李四”，根據 Lin (2001)，我們再引進一個新的功能範疇，比如說 F，其結構如下：

- (6)  $[_{FP} [_{李四}] [_F [_{DegP} [_{Deg} ] [_{AP} [_{張三} \text{高}]]]]]$

這一結構的線性序列是“李四”前於“張三”，為了使“張三”前於“李四”，而且為了安置“比”，我們還準備再引進一個新的功能範疇 Bi，其結果如下：

- (7) [BiP[ ] [Bi' [Bi 比] [FP [李四] [F' [F] [DegP [Deg] [AP [張三 高]]]]]]]<sup>1</sup>  
 → [BiP [張三] [Bi' [Bi 比] [FP [李四] [F' [F 高] [DegP [Deg 高] [AP [張三一高]]]]]]]

在 Bi 的 EPP 特徵的激發下，“張三”移進 Bi 的指示語位置。圖示中，有潛在的兩個位置安置“比”，一是將“比”放置在 Bi 位置，一是將“比”與“李四”合併構成 PP 之後放在 F 的指示語位置。後種選擇，可以不引進功能範疇 Bi，“張三”的線性前於“李四”可認為是由它直接移位到 TP（時制短語）的指示語位置得到的。但我們不做這種選擇，而是選擇將“比”放置於 Bi 位置，即將“比”看作功能範疇 Bi 的語音實現，而不是當做介詞。理由之一是“比”與其後的名詞短語不能放在或移到句首，如：

- (8) \*比自行車，汽車快。 \*比春風，人情更溫暖。 \*比我，他大一點兒。

這是因為“比 DP”不是句法成分，由圖示(7)可以看出。還有一個理由在下文講出。

在最簡方案中，每個功能範疇都應該有意義 (Chomsky 1995)。在比較句中，Deg 表示量級 (degree)，F 表示比較 (comparative)。而 Bi 表示什麼，我們並不清楚，有點像下圖中的 Target，其作用是激發某個成分移位：

- (9) [TargetP [Spec ] [Target' [Target] [YetP [yet] [Yet' [Yet] [ComplP [completely] [Compl' [Compl] ...

(9) 是為了解釋副詞的線性序列。跨語言的研究中發現副詞的語序較為嚴格，大致遵循著語氣 (Mood) 到時制 (Tense) 到情態 (Modal) 到時體 (Aspect) 的次序，但有的時候語序又似乎很自由 (Cinque 1999)，如：

<sup>1</sup> 像“張三比李四更喜歡王五”也能指派相似的句法結構，其中“更”可能是 Deg 的語音形式，當然也有可能為附加語，這裡不做研究，如：

[BiP [張三] [Bi' [Bi 比] [FP [李四] [F' [F] [DegP [Deg 更] [VP [張三 喜歡王五]]]]]]]

該結構可以阻止“\*我狗比貓喜歡”的生成，因為 VP 中為“我喜歡狗”。也許有人將用“那本書比這本書早出版”來質疑，但這不是反例，因為 VP 中就是“那本書出版”。為討論集中，本文不涉及動詞的投射及話題化情況，如：

東西，我比你好                      我，東西比你好

實際上它們都可以設計如下的句法結構：

CP ... [XP [我] [X' [X ] [BiP [東西] [Bi' [Bi 比] [FP [你] [F' [F] [DegP [Deg ] [VP [東西 好]]]]]]]]]

然後實施移位即可。

- (10) a. He hasn't yet completely ruined it.      yet > completely  
 b. \*He hasn't completely yet ruined it.      completely > yet  
 c. He hasn't completely ruined it yet.      completely > yet

根據 (10a) (10b)，yet 應該前於 completely，但 (10c) 卻允許 yet 後於 completely。假定 yet 前於 completely，且副詞在指示語位置，則可指派句法結構 (9)。在 (9) 中，completely 位於副詞性 Compl 的指示語位置，yet 位於副詞性 Yet 的指示語位置。因為 yet 前於 completely，所以得 (10a)；因為 ComplP 的拖帶移位，生成 (10c)。由於 completely 要求 XP 移位，所以就沒有 (10b)。為了清楚地表示差比句中每個功能範疇的意義或作用，我們指派如下的結構：

- (11) [TargetP[ [Target'[Target 比][Comp[張三][Com'[Com [DegP[Deg ][AP[張三高]]]]]]]]

功能範疇 Target 只起激發移位的作用，即內部合併 (IM)。對於內部合併，它可以產生諸如舊信息、殊指性、轄域效應等與話語相關的屬性 (Chomsky 2005)。我想 Target 大概也是為了凸顯“比較主體”這樣的舊信息，因為它的選擇並非為產生廣義的論元結構 (generalized argument structure) 而進行的外部合併 (EM) (Chomsky 2005)。重要的是，天台話中並沒有選擇 target。

## 2.2 經驗證據

Deg 在現代漢語中也有語音實現形式，如“過”。根據李藍 (2003) 的文獻調查，現代漢語中存在“A 過式”的差比句。他說，在老舍、王朔、劉心武、汪曾祺等十七位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中，以“大、高、多、強”等四個形容詞為例，“A 過式”比較句共有 23 例，其中，“高過”有 16 例。如（轉引自李藍 2003）：

- (12) a. 人還能大過天去嗎？  
 b. 秦幹事詳細地在紙上列下了王景的合適與不合適，結果不合適的這邊文字要多過數倍。  
 c. 台下掌聲一潮高過一潮。  
 d. 他彎著腰，低著頭，袖著雙手，頂著一陣強過一陣的西北風，踏著深雪，艱難地朝糧店的方向走去。

因為“過”是 Deg 的語音形式，而且 Deg 是 C-統制 A 的核心，按照核心移位限制，A 可以核心移位到 Deg，與 Deg 融合，所以得到“A-過”。

Deg 是表示量級的功能範疇，接受 Deg 擴展的程度形容詞，如 tall，Abney (1987:309) 曾給出如下的語義描寫：

(13) tall(e) & Meas(m, e) & Theme(x, e)

即 tall 指示事件圖景 e，m 為該事件中的量度 (Measure)，x 為該事件的客體 (Theme)。在 Lin (2001) 框架裡，客體由形容詞允准，量度由 Deg 允准。Lin 也指出句法結構中出現的謂詞可以不選擇論元，如他例子“這輛車修得大家滿身油污”中的“修”就沒有。Deg 在差比句“張三高過李四”中也沒有選擇論元，不過在有的時候它也可以在其指示語位置直接引進量度短語 (MP)，如 “This butterfly is (3 cm.) bigger than that one”，漢語的情況與此相同，如：

(14) a. 張三比李四高三釐米<sup>2</sup>

- b. [TargetP][Target' [Target 比][Comp [李四][Com' [Com] [DegP [三釐米][Deg][AP [張三高]]]]]]  
 → [TargetP [張三][Target' [Target 比][Comp [李四][Com' [Com 高][DegP [三釐米][Deg 高][AP {張三高}]]]]]]

(14) 中 Deg 選擇了論元“三釐米”，該圖示反映了漢語確實具有（新）戴維森事件語義學的某些特徵。有趣的是，如果 Target 沒有語音實現，形容詞“高”會不斷地核心移位，直到移進 Target 位置，如：

(15) a. 張三高李四三釐米

- b. [TargetP][Target' [Target ]][Comp [李四][Com' [Com] [DegP [三釐米][Deg][AP [張三高]]]]]]  
 → [TargetP [張三][Target' [Target 高][Comp [李四][Com' [Com 高][DegP [三釐米][Deg 高][AP {張三高}]]]]]]

這種核心移位在“張三高過李四”中也有發生，如：

<sup>2</sup> 本文現代漢語的語料或內省或摘抄於文學作品與研究文獻，不再一一標明。

- (16) a. 張三高過李四  
 b. [TargetP[Target'[Target [[ComP[李四][Com'[Com] [DegP [Deg-過][AP[張三高]]]]]]]  
 → [TargetP[張三][Target'[Target 高過][ComP[李四][Com'[Com-高過][DegP[~~Deg-高過~~]]]]]

(15)-(16) 的存在說明功能範疇 Target 的設置是有經驗上的證據的。一則有語音實現，如現代漢語中的“比”；二則可以容納提升到此的核心成分，如 (15) 中的“高”與 (16) 中的“高過”；三則可以為“張三”提升創造動因。

一個詞能不能接受 Deg 的擴展，這是詞庫行為，但多少也具有一些預測性。一般說來，像狀態形容詞，它本身具有程度很高、量度固化的屬性，不能顯示程度的差異，沒有程度變化的空間，很難接受 Deg 的擴展，如：

- (17) a. \*她的皮膚比以前煞白。 \*張三比李四胖墩墩。  
 \*這間屋子比那間乾乾淨淨。  
 b. 她的皮膚比以前白。 張三比李四胖。 這間屋子比那間乾淨。

像絕對形容詞也因為不能顯示程度差異而不能受 Deg 擴展，如：

- (18) \*你說得比他對。 \*這句話比那句話真。 \*這個瓶子比那個瓶子空。

在比較的時候，級差性形容詞大體都能接受 Deg 的擴展，這也跟 Abney 所描述的概念結構一致，如 (13)。但在構成名詞性短語時，只有正向級差性形容詞可以，如：

- (19) a. 他有五尺高                      \*他有五尺矮  
 b. 他比張三高五釐米              他比張三矮五釐米

Com 的設置是為了引進比較論元（基準），換句話說，似乎只有理論上的證據，而沒有經驗上的證據，實際上並非如此，它在方言中有語音實現，下文在討論天台話時再論證。



### 3. 方言中功能範疇的語音實現

由現代漢語差比句構擬的句法結構基本上可以推廣到各種方言，只是各種功能範疇在語音實現上可能存在差異，並由此產生了各種類型的差比句。

#### 3.1 Target 的語音實現

Target 在現代漢語中實現作“比”，而在別的方言區可實現作別的語音形式，如寧夏同心的“趕”（張安生 2000:310）、湖北大冶的“把”（汪國勝 2000:212）、山東中部的“伴、皮、被”（錢曾怡等 2001:293）、河北定興的“憑”（陳淑靜、許建中 1997:260），如：

- (20) a. 這個趕那個攢勁 這個比那個攢勁。  
b. 我把渠長 我比他高。  
c. 他伴你個子高 他比你個子高。 | 他皮我能幹 他比你幹。 |  
你被他大 你比他大。  
d. 他憑我強 他比我好。

#### 3.2 Com 的語音實現

Com 的設置主要是爲了引進比較的對象，在現代漢語中沒有語音實現形式，但在天台話中可實現作“是”，如：

- (21) a. 小王是小李長（=小李高）  
b. 倒阿是坐阿好（=坐著舒服）

趙金銘 (2002) 根據語義指向，通過跨語言比較，認爲這種差比句中的“是”不是比較標記，而是一個比較格標記，與藏緬語中的比較格標記屬同一類型。李藍 (2003) 對比較格標記存在“疑心”，並列舉了三個理由，其中最具說服力的是理由二，即帶標記的比較基準在句法位置上可以自由，如“在同一個句子中，把比較基準標記放在哪一個比較項後面，哪一個比較項就成爲比較基準，不管這個比較項在句子中居於什麼位置。”從本文的觀點看，“是”確實不是跟“比”一樣的“比較標記”，因爲它並非 Target，如果它是 Target 的話，它應該位於比較基

準（如“小王”或“倒阿”）之前，而且它還會激發比較主體移位到比較基準之前；它也不會是“比較格標記”，除非比較主體“小李”跟比較基準“小王”在語序上比較自由，跟藏語相似（藏語例句請參見趙金銘 2002:454-455），即李藍的理由二。李藍認為 (21a) 是 (22) 中兩個分句構成的泛比句刪並的結果，如：

(22) ~~和小王比起來~~，還是小李長。

這當然是一種解釋，而且 (4b) 也說明了沒有“比”時，即使不出現比較基準，“小李長”也可以表示“小李相對長”，但這種解釋在生成語法中難以接受。因為，如果刪並是語言的一種操作機制的話，現代漢語中也應該有“小王是小李長”的表達，但實際上沒有。所以，在本文的理論框架裡，我們將“是”確認為 Com 的語音實現，是它阻止了“小李”的移位（除非天台話中 Target 有語音實現，Target 才能強制地吸引“小李”移位，如 (23c)。這種情況跟“把”字句與“被”字句有些類似，如：

- (23) a. 小王把小李批評了 → ?小李，小王把\_\_批評了  
 b. 被[小王把小李批評了一頓]<sub>D-S</sub> →  
     小李被[小王（把他）批評了一頓]<sub>S-S</sub>  
 c. 小王是小李長 → \*小李，小王是\_\_長

按熊仲儒 (2004) 的研究，“把”是功能範疇 Caus(e) 的語音形式，它能阻止其下層指示語的移位 (23a)，除非其上層的功能範疇的形式特徵特強（如 (23b)）；作為功能範疇 Com 的語音形式的“是”，阻止其下層指示語“小李”的移位大概也是有可能的 (23c)。對於功能範疇的設置大概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設置必要的，一種是設置可能的。根據前者可為天台話的差比句指派 (24b)；根據後者可為天台話的差比句指派 (24c)：

- (24) a. 小王是小李長  
 b. [Comp[小王][Com' [Com 是] [DegP[Deg][AP[小李 長]]]]]  
     → [Comp[小王][Com' [Com 是] [DegP[Deg ~~長~~][AP[小李 長]]]]]  
 c. [TargetP][Target' [Target ] [Comp[小王][Com' [Com] [DegP[Deg][AP[小李 長]]]]]]]  
     → [TargetP[小李][Target' [Target 是][Comp[小王][Com' [Com 是] [DegP[Deg 長][AP [小李 長...]]]]]]]

這兩種觀念都有道理，至於誰是誰非，可能需要大量的語料來檢驗。如果將 (24c) 最終位置的成分顯現出來並將“是”換成“比”，其結果跟現代漢語相同。浙江武義話中差比句的句法結構跟天台話相同，只是 Com 沒有語音實現，所以其語序跟天台話完全相同，如（傅國通 2002）：

(25) 小姑大姑好大姑比小姑好。

金華義烏興義烏比金華興旺。

### 3.3 Deg 的語音實現

據李藍 (2003) 報導，“A 過式”是漢語裡差比句的優勢句型。根據上文的研究，“過”實際上就是 Deg 的語音實現。在大多方言中，“過”都跟 A 進行融合，而在廣東梅縣卻仍有不融合的現象，如：

(26) a. 狗比貓過大狗比貓大。（李新魁 1994:509）

b. [TargetP][Target'[Target 比 ] [Comp[貓][Com'[Com ] [DegP[Deg 過][AP[狗大]]]]]]

→ [TargetP[狗][Target'[Target 比 ] [Comp[貓][Com'[Com ] [DegP[Deg 過][AP[狗大]]]]]]

融合主要在於兩個核心的音韻特徵或者說形態特徵，一般 A 跟“過”融合而不跟“比”融合，說明“過”已經成為粘著語素或者音韻特徵不完整，而“比”是自由語素或者說音韻特徵完整。同樣，在廣東梅縣，可以假設其“過”還是自由語素。

按照差比句的結構構擬，“較”、“恰”也很像功能範疇的 Com 或 Deg 的語音實現，如：

(27) a. 廣東豐順（客家話）：梅縣比湯坑較冷梅縣比湯坑冷。（高然 1999:115）

b. 福建泉州：我比伊較肥我比他胖。（林連通 1993:261）

c. 福建大田（閩語）：伊比我恰懸他比我高。（陳章太、李如龍 1991:299）

d. 福建大田（閩語）：我比汝恰大漢我比你高壯。（陳章太、李如龍 1991:299）

因爲“比”已經佔據了 Target 位置，“較”、“恰”則只能佔據低於 Target 的 Com 或 Deg 位置。從理論說，如果“左向嫁接假設”(Kayne 1994)正確的話，則“較”或“恰”爲任何一個功能範疇都很麻煩，因爲核心 A 移位之後都只能嫁接於高層核心的左側爲“A-較/恰”，只能像組成“A-過”的“過”與 A 一樣，除非“較/恰”跟“比”或跟客家話中的“過”一樣是自由的核心，阻止 A 的核心移位。但事實上，“較/恰”爲自由的核心可能性是一點也沒有，比如說：

- (28) a. 福建泉州：我較高伊我比他高。(林連通 1993:261)  
b. 福建大田(閩語)：伊恰懸我他比我高。(陳章太、李如龍 1991:299)  
c. 閩南話：今日較寒昨日今天比昨天冷。(周長楫 1991:244)

(28a)中“較好”介於“伊”與“我”之間，這表明“較好”或其中的“好”位於 Target 位置，據此可推斷要麼“較好”是詞，要麼其中的“較”是修飾性副詞。“較好”不可能是詞，因爲“好”位於“較”的右側，違反了“左向嫁接假設”。所以唯一的處理辦法是“好”核心移位到 Target，而“較”是附加語，是副詞。從理論上說，作爲附加語的副詞可出現也可不出現。如果“較/恰”等真的是副詞的話，則這些方言應該存在無“較”、“恰”的對應句式。確實如此，比如說：

- (29) a. 福建泉州、惠安：我勇汝我比你健壯。 | 伊大漢我他比我高大。  
(陳法今 1982:62-65)  
b. 閩南話：我矮伊我比他矮。(周長楫 1991:244)  
c. 福建福清：伊比汝懸他比你高。(馮愛珍 1993:135)  
d. 福建連城：龍岩比連城(較)遠。(項夢冰 1997:425)

將“較”處理成“副詞”還有個額外的好處，因爲有的方言既存在“過”又存在“較”，如果說 A 向“過”移位遵守“左向嫁接假設”，則 A 向“較”移位也應該遵守這一假設，否則不一致。但如果“較”是副詞，就可以避免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如廣東豐順客家話(高然 1999:115-116)：

- (30) a. 梅縣較冷過湯坑。  
b. 梅縣冷過湯坑。  
c. 梅縣比湯坑較冷。

這三句都表示“梅縣比湯坑冷”。(30b)與(30a)都表明“冷”向“過”移位能夠遵守“左向嫁接假設”，(30c)與(30a)表明“冷”或“冷過”向“較”移位不能遵守“左向嫁接假設”。所以，從一致性角度考慮，將“較”處理作副詞較好。

如果正確的話，我們可以說 Deg 的語音形式是“過”，也可以是無語音形式（如(28)），“較”、“恰”等不是功能範疇，而僅僅只是個副詞，趙金銘(2002: 453-454)也說“‘恰’是個表比較義的副詞”。就像 Target 可以採用多種語音形式一樣，Deg 也可以採用多種語音形式，如：

- (31) a. 湖南益陽用“咖”：他高咖你蠻多他比你高很多。(徐慧 2001:316)
- b. 福州話用“啊”：我好啊汝我比你高。(梁玉璋、馮愛珍 1996:96)
- c. 江西的都昌和余干（李如龍、張雙慶 1992:518）、安徽皖西（孟慶惠 1997:282）、湖北黃岡（何洪峰 2001:33）和湖北鄂東地區（陳淑梅 2001:153）的比較標記是“似”。都昌：口這只大似口那只 | 余干：口這個大似口那個 | 皖西贛語：牛大似豬牛比豬大 | 黃岡：一個拐似一個一個比一個壞 | 他好似他老子他比他父親要好些。
- d. 福建建寧用“子”：口介大子口介這個比那個大。(李如龍、張雙慶 1992:518)
- e. 湖北黃梅地區多用“子”，相當於表示超過的“似”：我的筆多子你我的筆比你多。(陳淑梅 2001:156)
- f. 山東大部分地區（羅福騰 1992:201-205，錢曾怡等 2001:291）用“起、的、似”等：我高起他我比他高。 | 打針強的吃藥打針比吃藥好。 | 瘦死的駱駝大似馬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 g. 福建福州話用“去”，例如：伊懸去我他比我高。(袁家驊等 1989: 305)

這些 Deg 在接受 A 核心移位的時候都遵守“左向嫁接假設”。

#### 4. 方言中差比句的語序推導

李藍(2003)將漢語方言中差比句的語序類型分為八類，除去受蒙語影響的青海方言以外還有七類。由於“較”、“恰”等是副詞，所以可以根據功能範疇語音形式的有無分成兩大類，然後又根據各實現了哪個功能範疇將有語音形式的分成三小類，如：

〈表 2〉(I、II 等是李藍分類的標號)

	有語音形式			無語音形式
	Target 爲“比”類	Com 爲“是”類	Deg 爲“過”類	
無副詞	我比你高 (I)	我是你高 (VII)	我高過你 (II)	我高你 (一頭) (VI)
有副詞	我比你較高 (V)		我較高過你 (IV)	我較高你 (III)

#### 4.1 有“較”類副詞的差比句

含“較”類副詞的差比句的方言較少。據李藍 (2003) 報導, “III 型目前只見於福建閩語, IV 型和 V 型……目前只見於廣東境內的客家話”。這三種類型的差比句實際上就是採用副詞“較”的差比句 (見上表), 這可能跟“較”的語義特性有關, 據趙金銘 (2002:453) 報導, 在方言描寫著作中, 一般都注明這種格式中“恰”“較”等大多表示程度, 語義上約略相當於“更”; 而且, 用不用都可以, 但用時語氣更重些。在現代漢語中, “較”也作副詞, 如“張三成績較好”, 只不過不能用於差比句而已。人們之所以將方言中“較”看作比較標記, 可能是因爲“比”、“較”語義相近。在現代漢語中雖然不存在 V 型, 但可以用其他副詞, 如“更”、“更加”、“還”、“越發”等。例如:

- (32) a. 您這一番指教, 比送我的這束花, 更珍貴呢。  
 b. 最後, 兩個人, 不知怎樣的, 又見了面; 比往常更加親熱。  
 c. 您比作官的還厲害呢!  
 d. 條件比以前越發好了。

儘管如此, 但沒有人會將 (32) 看作 V 型差比句, 因爲“更”、“更加”、“還”、“越發”等跟“比”在語義上差距極大。在我們的處理中, “較”、“恰”等不是“羨餘成分”或“語氣助詞”, 而只是副詞。

#### 4.2 各種類型的差比句

##### 4.2.1 功能範疇無語音形式的差比句

功能範疇無語音形式的比較句也很少, 如“[不含‘量度’的] VI 型目前只見於閩語和西南官話”, 說明差比句需要標記。但“如果在 [VI] 型差比句的比較基準之後加上數量詞, 則是一種很常見的差比句, 廣泛出現於書面語及各地的漢語

方言中。”這說明功能範疇需要某種標記顯現其存在。Deg 可以通過自身的語音形式，也可以通過其指示語位置的“量度”來標記。所以這種帶“量度”標記的差比句“很常見”，如：

- (33) 現代漢語：哥哥大我三歲。  
 福建連城：我大爾你三歲。(項夢冰 1997:425)  
 福建泉州：我大伊他五歲。(林連通 1993:261)  
 江西客家話：我大渠他三歲。(劉綸鑫 1999:750)  
 安徽皖西贛語：佢他大我一歲。(孟慶惠 1997:283)  
 湖南吉首：他輕我顆顆兒他比我略微輕了一點。(李啟群 2002:329)  
 湖南常寧：佢他有沒有高你一點。(吳啟主 1998:269)

趙日新 (2002) 注意到績溪的“渠他爾你高些”，並指出“些”是重要的成句因素，如果沒有“些”，這一類句子就站不住。“些”這樣的“量度”實際上就是標記 Deg 的存在。現代漢語中也有用“(一)些/點”這樣的少而不定的“量度”，其中數詞限於“一”，有時可省略。如：

- (34) 山溝裡比別處都暖一點，地上的乾葉聞著有股藥味。  
 地獄也許比這兒還熱鬧點兒！  
 漢語的發音比英語難一些。  
 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

浙江武義話好像是個例外，如 (25)，其中並沒有一個功能範疇獲得語音實現，但它可以通過副詞“還”標記 Com 的存在，如 (傅國通 2002)：

- (35) a. 小姑還大姑好大姑比小姑好。      小姑大姑好大姑比小姑好。  
 b. 金華還義烏興義烏比金華興旺。      金華義烏興義烏比金華興旺。

#### 4.2.2 功能範疇有語音形式的差比句

從理論上來說，Com 實現為“是”的 VII 型差比句的生成方式最經濟，大多成分只需隱性移位即可，請參見 (24)。按理，經濟的方式應該為眾多方言所選擇，但實際上 VII “只見於吳語和徽語” (李藍 2003)。對此，我們的解釋是跟

上層功能範疇 Target 有關，大多方言的 Target 有著很強的形式特徵，它激發著核心移位與/或短語移位，而 VII 型差比句的 Target 的形式特徵很弱，既不能激發下層的核心“是”的移位，又不能激發下層短語“比較主體”的移位。正因為如此，VII 型差比句選擇了比較基準前於比較主體的模式，而別的方言選擇了比較主體前於比較基準的模式。如：

〈表 3〉

	主體 <sub>i</sub>	Target	基準	Com	量度	Deg	主體 <sub>i</sub>	A	
主體-基準								高	張三（較）高李四
						過-		高	張三（較）高過李四
		比				過		高	張三比李四過高
		比						高	張三比李四（較）高
基準-主體				是				高	李四是張三高

核心移位層層設卡。首先是高於形容詞的核心 Deg，如果它沒有語音實現而又要求獲得語音實現，則形容詞可以順理成章地移進該位置，如 VI 型差比句；如果它有語音實現，而實現的詞項又強烈的吸引下層形容詞，形容詞也能核心移位，否則不能移位，如 II 型差比句，這產生了 II 型差比句內部的差異，如廣州話為“你高過我”，而梅縣客家話為“你比我過高”。其次是高於 Deg 的核心 Com，其要求同 Deg，所以天台話中的“是”像廣東梅縣話中的“過”一樣阻止下層核心的移位。最後是高於 Com 的 Target，其要求同於 Com 與 Deg。當 Target 實現為“比”，則阻止下層核心的移位，如 I 型差比句；當無語音實現時，則吸引下層核心的移位，如 II、VI 型差比句。形容詞能否位於比較基準之前，關鍵看 Target 位置能否吸引形容詞及其可能融合的功能範疇。在漢語中形容詞能夠位於比較基準之前的差比句不多，一是功能範疇沒有任何語音實現的，一是“A 過式”。如：

〈表 4〉

	主體 <sub>i</sub>	Target	基準	Com	量度	Deg	主體 <sub>i</sub>	A	
形容詞-基準								高	張三（較）高李四
						過-		高	張三（較）高過李四
基準-形容詞		比				過		高	張三比李四過高
				是				高	李四是張三高
		比						高	張三比李四（較）高



至於一種方言實現幾個功能範疇或實現哪個功能範疇以及哪些功能範疇能夠接受下層核心的移位，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它屬於詞庫信息。如果將上圖與地域聯繫起來是有趣的，地域上從南到北，句法上從下到上依次實現功能範疇的語音形式；而且下層功能範疇最有可能接受下層核心的移位。一般將“季氏富於周公”中的“於”分析為介詞，在本文所採用的框架裡，也可分析為功能範疇 Deg 的語音形式。太田辰夫 (1987:168) 注意到唐詩中有“貧於揚子兩三倍，老過榮公六七年（白居易《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的詩句，其中“於、過”對舉，說明“於、過”都是 Deg 的語音實現。如果可信的話，則現代方言中的“過”就是古代漢語中“於”的詞彙代替形式。如果地域上的南北平行於時間上的古今，則“過”最先實現，最先實現的最先融合（A-過）也就不足為奇了。

## 5. 結語

我們通過現代漢語中的差比句構擬出三個功能範疇 Deg、Com、Target，對照漢語方言，發現這三個功能範疇在不同的方言區域有著不同的語音實現，如 Deg 在南方話中為“過”，Com 在天台話中為“是”，Target 在北方話中為“比”。各種方言一般都會採用語音去實現其中某一個或幾個功能範疇，但這不是必需的，因為功能範疇並沒有描寫性內容 (descriptive content)，所以存在“只見於閩語和西南官話”的 VI 型差比句。語序的差異可從兩個角度考慮，一是核心移位，一是短語移位，前者跟核心的音韻特徵有關，後者跟核心的 EPP 特徵有關。現代漢語中的差比句中形容詞與比較基準的語序跟功能範疇 Target 的音韻特徵有關，如果 Target 實現作“比”而又缺乏較強的形式特徵的話，就會阻止形容詞包括可能融合的“過”的核心移位（如 I、V、VII 型差比句）；如果 Target 沒有語音實現而又有較強的形式特徵的話，則吸引形容詞包括可能融合的“過”的核心移位（如 II、IV、VI、III 型差比句）。比較主體與比較基準的語序跟功能範疇的 EPP 特徵有關，大多方言 Target 的 EPP 特徵較強，所以比較主體在前；只有 VII 型天台話的 Target 的 EPP 特徵弱，所以其比較基準在前。可能正因為如此，最簡方案認為語言具有共性，變異只在功能範疇。

## 引用文獻

- Abney, Steven P.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hatt, Rajesh, and Roumyana Pancheva. 2004. Late merger of degree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35.1:1-45.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5. On phase. Manuscript. Cambridge: MIT.
- Chomsky, Noam, and Howard Lasnik. 1993. The theory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Vol. 1, ed. by Joachim Jacobs et al., 506-569.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1:81-138.
- Fukui, Naoki. 1988. Deriv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Japanese: a case study in parametric syntax. *English Linguistics* 5:249-270.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by Joseph H. Greenberg, 73-113. Cambridge: MIT Press.
-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4. Historical change of word order: a case study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John M. Anderson & Charles Jones, 199-217.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5.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word order: A case study in Mandarin.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ed. by Charles N. Li, 163-19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Tzong-Hong.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un, Chaofen., and Talmy Givón. 1985. On the so 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61.2:329-351.
- Wexler, Kenneth, and Maria Rita Manzini. 1987. Parameters and learnability in binding theory. *Parameter Setting*, ed. by Thomas Roeper and Edwin Williams, 41-76. Dordrecht: D. Reidel.

- 太田辰夫. 1987.《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何洪峰. 2001.〈黃岡方言的比較句〉，《語言研究》2001.4:28-38。
- 吳啓主. 1998.《常寧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藍. 2003.〈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方言》2003.3:214-232。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啓群. 2002.《吉首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新魁. 1994.《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汪國勝. 2000.〈湖北大冶方言的比較句〉，《方言》2000.3:211-221。
- 周長楫. 1991.《閩南話與普通話》。北京：語文出版社。
- 孟慶惠. 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徐慧. 2001.《益陽方言語法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袁家驊等. 1989.《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高然. 1999.〈廣東豐順客方言語法特點述略〉，《暨南學報》(哲社版) 1999.1:108-118。
- 張安生. 2000.《同心方言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梁玉璋, 馮愛珍. 1996.《福州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陳法今. 1982.〈閩南話的兩種比較句〉，《中國語文》1982.1:62-65。
- 陳淑梅. 2001.《鄂東方言語法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淑靜, 許建中. 1997.《定興方言》。北京：方志出版社。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傅國通. 2002.〈武義方言比較句的表達方式〉，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 2002 年會論文。
- 項夢冰. 1997.《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景湖. 1987.《漢語方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熊仲儒. 2002.〈自然語言的詞序〉，《現代外語》2002.4:372-386。
- 熊仲儒. 2003.〈漢語被動句句法結構分析〉，《當代語言學》2003.3:206-221。
- 熊仲儒. 2004.《現代漢語中的致使句式》。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趙日新. 2002.〈績溪方言的比較句〉，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 2002 年會論文。
- 趙金銘. 2002.〈差比句語義指向類型比較研究〉，《中國語文》2002.5:452-458。
- 劉丹青. 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熊仲儒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鄧思穎. 2003. 《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錢曾怡. 2002. 《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曾怡等. 2001. 《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羅福騰. 1992. 〈山東方言比較句的類型及其分布〉,《中國語文》1992.3:201-205。

[Received 12 June 2006; revised 11 August 2007; accepted 13 August 2007]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  
中國 241000 安徽省蕪湖市  
zhongruxiong163@163.com

## **Analyses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s Dialects**

Zhongru Xio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There are three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s dialects: Target, Com(parative), and Deg(ree). They can be phonologically realized as BI, SHI and GUO respectively. The EPP feature of Target determines the relative syntactic posi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standard.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 of Target cannot determine the relative syntactic position between adjective and standard, unless the lower functional category block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djective into it.

Key words: comparative sentence, functional category, word order, syntactic structure